

抗議活動衍生傷害，美米德爾伯里學院成為校園言論新焦點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在抗議活動中，爭議講者的演說被破壞並造成一位教授受傷，位於美國佛蒙特州的米德爾伯里學院（Middlebury College）成為全美校園言論和安全爭議中最新的焦點。

該校校長 Laurie L. Patton 在聲明中表示，抗議者圍繞講者 Charles Murray 和擔任主持人的 Allison Stanger 教授產生大量推擠的暴力事件，對 Murray 先生、Stanger 教授及每位誠心參與嚴肅討論的人表達歉意，並認為這不合乎該校的核心價值觀。該事件引發新的爭論，抗議者是否是壓制或是行使言論自由？以及誰該為這場導致 Stanger 教授受傷的風波負責？

Murray 先生是位極端的政治學家，以 1994 年與心理學家 Richard J. Herrnstein 共同著作的「鐘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一書聞名，該書認為黑人與白人學生的學業差距至少部分原因可以用遺傳學來解釋，這本書的社會學方法與種族含意引發廣泛的批評。

米德爾伯里學院保守派學生組織邀請 Murray 先生到該校演講，該校政治學系贊助這場活動。演講前一天，該校校報刊出一封將近 500 位校友及學生聯合信，譴責 Murray 先生的來訪，認為這個決定直接危害該校學生與破壞該校聲譽，妨害該校所聲稱的知識嚴謹及同理心包容。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在 Murray 先生的演講中，400 多名學生背對講者並對他喊叫，該校將 Murray 先生移到另一教室，由國際政治與經濟學教授 Stanger 使用視訊方式完成訪談。

演講結束後，抗議活動在場外繼續進行，陪同 Murray 先生的校方成員 Bill Burger 表示 Stanger 教授被蒙面的抗議者抓住頭髮及扭傷脖子。學生抗議者則發表不同的說法並認為校方惡化事件發展，而 Stanger 教授的傷害是無意的，是混亂的情況所造成。

Murray 先生對校園抗議活動並不陌生，他發表文章表示米德爾伯里學院事件可能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這成為新常態，許多學校不會願意有如米德爾伯里學院的經歷。

Patton 校長認為許多抗議者是校外人士，但該校學生也參與其中。無論是不是學生與校外人士的混合，政治界普遍認為這場事件是學生不能容忍感到不舒服言論的例子。華爾街日報的一篇社論督促 Patton 校長要按照紀律讓

學生感到害怕。非營利組織美國筆會(PEN America)執行董事 Suzanne Nossel 譴責這個不法及犯罪的行為在校園言論充滿挑戰的時代立下新低點。

在米德爾伯里學院校園內，有些人對於 Murray 先生演講中斷及之後的混亂感到失望。政治學系教授 Matthew Dickinson 表示，可以理解有些學生對於 Murray 先生的研究反感，然而為什麼很多人認為適當的回應不是跳過他的演講而是阻礙其他人聽演講，這樣做法反而是提供他平台和全國性的曝光。

社會學系副教授 Linus Owens 對於言論自由和人民言論混為一談感到生氣。Owens 教授表示該校讓 Murray 先生合法化，提供他舞台並認為只有這樣方式才能夠提出聰明且具破壞性的問題。

Stanger 教授在臉書的上提到演講當天是她生命中最悲慘的一日，感到抗議學生的非人性化，不過她反對這場事件的普遍批評是象牙塔過量的例子。她表示把這場抗議認為是菁英大學有問題是錯誤的，而應該是我們的國家出了什麼問題。

譯稿人:姜榕榕

資料來源:2017年3月5日 高等教育紀事報

